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果戈里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美国三藩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果戈里小传

毛晴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果戈里小传

毛 晴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521—851—X/K·121

定价: 80 元 (全 20 册)

目 录

- | | |
|-------------|------|
| 一、尼科沙 | (1) |
| 二、事业 | (31) |
| 三、飞翔 | (64) |
| 四、行吟者 | (75) |
| 五、转折 | (91) |
| 六、还乡 | (96) |

一、尼科沙

果戈里的诞生地叫小俄罗斯。它是边界，是接合处，是缓冲地带，也是交叉路口。这块地土曾多次变更主人，克里米亚汗和俄国沙皇为了它争吵不休。在这里，人们还信奉东正教，停留着多神教仪典的残余。一切东西都掩混在一起：既信仰基督，也有表演淫秽场面的古老的宗教傀儡戏巡回演出；既恪守斋戒，也有集市上无拘无束的寻欢作乐，有丰美的食物、鲜艳的服装，还有夏日骄阳下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在它的各个地区，在教堂和客栈里，人们有的操波兰语，有的操瑞典语，还有的讲立陶宛语；这里血统混杂，方言混杂，信仰也混杂。

就从他家的复杂——果戈里·扬诺夫斯基——也可以感觉到这种混杂的迹象。“果戈里”原本是对鸟、公鸭或花花公子的一种戏称或外号。哥萨克人的名字就是从这种戏称或外号演化而来的。“扬诺夫斯基”，则带着某种波兰情调。果戈里的祖父宣称他们属于波兰民族，从他们家贵族证书里可以找到由于战功显赫而受封为贵族的证据。

果戈里本人，也成为父母的希望。在接连失去两个孩子之后，他们诚惶诚恐。他们多次到邻近的

狄康卡教堂里去，向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圣像祈祷，再三恳求这位圣徒保佑，赐给他们一个健康的孩子，命运似乎被神改变了，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自打生下来，这个孩子的命运就决定了。果戈里祖父们言谈和意识之中的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意识注入了他的灵魂。命运为他选中了一个独特的地势和地理环境：从山峦起伏，树木丛生的德聂伯河沿岸到黑海之滨的开阔平原。从平原上举目远眺，“整个世界一览无余”：克里米亚，奥德赛停靠过的本都海海岸，喀尔巴阡山脉，都遥遥在望。向南极目远瞩，一马平川，望不到头。骏马和犍牛踏出的一条条大路和小径，伸向远方。

十八世纪中叶，扬诺夫斯基家族与彼得大帝及其继位者统治下声名显赫的小俄罗斯名门望族利佐古布—坦斯基一家结了亲。这一家中出类拔萃的有瓦西利·坦斯基上校。他出身于瓦拉几亚族。后转为俄国服役，在与瑞典人打仗时出了名。

果戈里的祖父被谢苗·利佐古布看中选为女儿塔季娅娜的家庭教师。他想为女儿雇一位优秀的教师，以便能使她选上一位好丈夫——无论财产、门第或才智都配得上她。但是，这位通晓五种语言的家庭教师很快和学生就相爱了，他们害怕泄露自己的感情，于是，便求助于通信。他们把纸条装进核

壳里，藏在橡树的树洞里。事情就是从这些小纸条，从阅读长篇小说，从长吁短叹和炽热的言词开始的。可是，现实，无情的现实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于是，根据家里人的传统，他们收拾好东西私奔了，黑夜里穿过浓密的森林，从家里逃了出来。在路上强盗拦住了他们，被抢劫一空。最后，这对被剥去了衣服的不幸的人儿，又回到家中，得到了宽恕和祝福。阿凡纳西·杰米扬诺维奇富于冒险精神的性格，也传给了他的独生子瓦休塔。14岁那年，瓦休塔向父母声称，他知道未来的妻子是谁。父母连声向他寻问，但他解释无非是一个梦。瓦休塔这个梦不多久便落实了。当他们驱车驶过科夏罗夫斯基的田庄亚圣列西卡时，瓦休塔认定庄主的才一周岁的女儿就是自己未来的妻子。从此，他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等待，其他任何人，他连想都不想。当玛莎长成13岁的少女时，他就开始写情诗，14岁时，他向玛莎的父母求婚。一切发生得极其匆忙和仓促，在一小时之内瓦休塔便把订婚的事儿办妥了。他答应等一年再结婚，但没有这份耐心。过了几个星期，他又来到亚列西卡，跪着恳求玛莎的父母把女儿交给他。还援引了他新近做的一个梦，说这个梦证实了童年时代的预言。结婚仪式简朴而匆忙。过了三年，果戈里便诞生了。这是1809年3月20日，在波尔

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的一个名为大索罗钦采的小地方，在七等文官特拉希莫夫斯基的小屋子里。

六个星期后，果戈里就被从索罗钦采带往瓦西利耶夫卡。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用他父亲瓦西利·阿凡纳西耶维奇的名字称呼库普钦斯基田庄。在这里，果戈里和爸爸、奶奶、阿姨们一起，度过了九个年头。

瓦西利耶夫卡座落在两道山梁之间的一片舒适的洼地上。这里，各种果树或苹果树、樱桃树交相辉映，还有尖叶枫，槭树夹杂其中，葱葱郁郁，挡住了从草原上吹来的热风。树木丛中，屹立着一幢带小阁楼的白色平房。有八根仿木结构的精致的圆柱，在小俄罗斯，通常用这样的圆柱来支撑为内室遮阳的披屋。夏季里，房间里很凉爽；冬季里，昏暗的阳光只能从狭小的窗口透过来，又显得很冷；墙壁太薄，不保暖，又是粉土铺成的地面。客厅里的墙壁用廉价的石版画和小图片点缀起来，上面画的是卖鱼的场面，送郎从军的哥萨克女郎，几个叼着烟斗的德国人。并排挂着的是被苍蝇屎弄脏了的波将金公爵和祖波夫伯爵的肖像。

房屋的一侧附盖有一间厢房，另一侧呈半圆形。散布着马厩、粮仓、杂用间、贮藏室、冰窖。冰窖里保存着越冬的食物——腌蘑菇、醋汁苹果、果子

露酒、醋渍白菜、食油、酒泡樱桃等。房屋前面有一个高高的花坛，鸡和狗常在上面自由自在地闲逛。屋后是一座“公园”。父亲煞费苦心，在那里面栽种了树苗，开辟了几条林荫道，盖起几座凉亭，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山洞，被称之为“幽居庵”。

果戈里童年时代的生活把平淡无奇的现实和神话般奇幻的过去交织在一起。附近的狄康卡，流传着许多故事。狄康卡一度是一片浓密的野生橡树林因而得名。橡木丛里灌木丛生，透不进阳光，据说常有女妖出没。到了果戈里那时候，灌木丛显然被砍得稀疏多了，但它那种神秘的幽暗和深邃仍然使人望而生畏。一站在狄康卡教堂里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圣像前，他的心就吓得怦怦直跳，战战兢兢的手便会不知不觉地画十字，仿佛要把恐怖的幻像驱走。果戈里的父亲写过几部喜剧。但尼科沙更常看到的是他站在斜面的高写字台后，处理那堆积如山的事务性文件。其中有呈文和状纸一类的东西，有给监护院、府署、法院的陈条，也有与他有贸易往来的商人，波尔塔瓦的小铺老板，特罗辛斯基的经济管理人寄来的帐单。特罗辛斯基是果戈里母亲的远房亲戚，地位显赫，全省的人都对肃然起敬。蒙受他的恩宠是和呵斥、冷蔑相伴随的，因此果戈里的父亲常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虽然他极力隐瞒

自己的感情，但是“恩人”还是有所察觉。而且，这一切，尼科沙都尽收眼底。有一次，当这位贵戚亲自光临他们的寒舍，并赏脸要跟瓦西利·阿凡纳西耶维奇对奕一局时，尼科沙走近他们，对父亲说：“爸爸，别跟他下，让他走。”而当特罗辛斯基对他的放肆感到十分惊奇，问他怕不怕鞭子时，他便接下去说：“我才不怕您和您的鞭子哩。”父亲吓坏了，想要惩罚儿子，但是老人制止了他，并且说：“他将来准是个有骨气的人！”

尼科沙的性格是父母双方性格的奇异混合。他有时像父亲一样，脾气来得急也去得快；有时又像母亲那样，“发作”起来痛苦不堪，久久难以平息。在果戈里家里，人们把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所有不正常的心情，统统看作“发作”。

有时候，父亲把尼科沙带到身边，到田间视察农事。这时，父亲的面容便舒展开来，儿子可以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父亲很快活，儿子便也被逗得乐呵呵的。他给尼科沙布置口头作业，让他描写远处的小树林，描写草原上的天空或庄园的晨景。儿子很乐意响应他的话，最后，他们便一起做起作文来，这是父子俩情投意合的最好时光。在家里，父亲总是只身独处，忙于自己的事务，耳朵后面常常夹着一支鹅毛笔，埋头于自己的文件，把它们有条

不羞地放入帐柜的抽屉。在每一份文件上，留下他粗大的字体：“收讫”，“付讫”。

果戈里的母亲是一个美人。玛丽娅·伊凡诺夫娜早期唯一的一张肖像，画出了她别有风韵的白皙的长圆脸儿：两道乌黑的眉毛描得长长的，像弯弓一样，细长的眼眶略呈尖形，高高的前额有一种浮雕似的美。周围镶着美丽的乌黑卷发。甚至那典型的“果戈里式”的鼻子，不仅没有破坏她端正的面容，反倒加强了它那充满热情、富有生气的线条。这是一张少女的脸，情感尚未苏醒。却随时准备一展情怀的少女的脸。青年时代，果戈里的母亲朴实、温厚和快乐。她爱丈夫，丈夫也宠她；对孩子，对家仆，她都很平易。

果戈里的父亲在舞台上演出，写喜剧。母亲也很有表演才能，擅长于鲜明地展示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性格。这一点表现在她对演出节目，宾客云集和某种公共场合的嗜爱上。是父亲则逃避它。在基宾采，小果戈里开始学会憎恶上流社会，憎恶它的做作、虚伪和残酷。尼科沙在这里感到局促不安，他发现这里对人的态度取决于人们的衣着，于是他恳求爸爸不要再带他进这家的门。这种在“上流社会”面前感到遑遑和对“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感情，在果戈里的心中保持了一辈子。

但是，不管尼科沙怎样回避傲慢的特罗辛斯基，他在对方家里倒也不全是个小丑和取悦于人的小人物以及以这位恩人为靠山的穷亲戚。在基宾采有座剧院，果戈里的父母亲，著名《毁谤》一剧的作者瓦西利也在这里表演过。为了这座剧院，尼科沙宁愿牺牲自己的自尊心，宁愿忘却自己对“恩人”的怨恨。剧场里的一切，从布景化装到刚刚还是浑然一体，一旦幕布升起便立刻彼此分开的假定性的观众池座和假定性的舞台之间看不见的界线，这一切都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而且特罗辛斯基家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主人常常订阅报纸、杂志。在他家做客时，尼科沙总是设法躲进图书馆或是基宾采宅邸那些空无一人的大厅里，那里挂着许多古人的肖像。这些上世纪的名流从画框里望着尼科沙。他们仿佛是从高处傲视他，但是，他却分明地感到了自己与他们的联系，感到自己与上世纪息息相关，因为那个世纪，在即将逝去的时候，以其璀璨的余辉照亮了他的整个身心。后来，在《伊凡·费多罗维奇·施邦卡》里，果戈里回忆起“十八世纪的气息”并表示了依依不舍的惋惜之情。尼科沙从小时候便开始对书着了迷。他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书上。进入中学以后，他读彼得拉克、提克、阿里斯托芬、杰尔查文、普希金等人的著作，读得忘记了身外的

世界。这时，他懂得了阅读的秘密——这就是使他在另一个人身上不知不觉地认识自己，而这种认识，除了文学以外，任何别的东西都是不能提供的。

“有一个王朝”。果戈里在致彼·安·维亚泽姆斯基的信里写道，“其间包含着许多几乎可以被视为神奇的杰出人物，他们的高大形象，已经像荷马笔下的巨人一样矗立在我们面前，尽管他们距今还不到五十个年头。您当然明白，我指的是叶卡德琳娜王朝”。在果戈里童年，这个王朝中的三个人物都在他眼前闪过，那就是特罗辛斯基、瓦·瓦·卡普尼斯特、加·罗·杰尔查文。杰尔查文据说尼科沙在奥布霍夫卡做客时见过。他本人却从未提到过这件事。但是在成熟时期，这位诗坛“泰斗”成了他喜爱的诗人，他惊叹杰尔查文丰富的想象力，雄迈的笔伐。而卡普尼斯特是果戈里心目中的“有良心的法官”。这位老人是善良、慈爱、善于体贴别人的人。他那巨大的府邸位于普肖尔河河畔，从那里的阳台上望去，眼前是一片无垠的草原。在这座府邸里，人们不感到拘束，反而觉得自由轻松：无论是主人的社会地位和官职，也无论是他的历史，都不让人感到局促。在这里，尼科沙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受折磨的自尊心，受屈辱的自豪感以及基宾采——果戈里常常情不自禁地把奥布霍夫卡与它对比

——的宫廷气派，都不再来打扰他。后来，在果戈里《俄罗斯诗歌的本质及其特性究竟在哪里》一文中回忆说：“杰尔查文最后的声音平息下来了……只有卡普尼斯特一人身上还保存着真正的内心情感的风韵和古典诗歌那种别致的幽雅。”

尼科沙三岁才学会说话，为了尔后在短期内使他的才能迸发出来，大自然似乎推迟了他的发育。最初那几年，他身边有妈妈、弟弟伊凡、妹妹和祖母。他特别爱祖母塔季娅娜·谢苗诺夫娜。她住在单独一所小屋子里，离大屋有一段很长的距离。祖母教给他绘画，织毛线，她还给他讲那些倒悬在她住房墙头上的药草，告诉他什么草能治什么病。从她那里，果戈里还听到了她唱的哥萨克歌谣。歌谣各式各样，而且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几乎每一首歌里，哥萨克都要远离家门。他套好马，告别母亲和老态龙钟的奶妈，告别姐妹和心爱的人儿。他什么也不许诺，甚至没有说一定要返回家园。因此这些歌谣令人感到不安又叫人魂牵梦绕。尼科沙被这种沉凝的忧伤、缠绵的痛苦和无法解释的感召力牢牢地抓住了心。虽然密尔格拉得的土地上早已没有了歌谣里咏唱的哥萨克，只有盐粮小贩有时经过瓦西利耶夫卡。他们到克里米亚去驮盐，经常在人家的大门口停下来，讨点水喝，问主人是否需要他们的货物。

虽然他们并不像歌谣里咏唱的哥萨克，但每当他们动身的时候，尼科沙总是从家里走出来，久久地目送他们，看他们怎样越过拦河坝，登上山坡，又怎样消失在颤动着的草原的雾气之中。

尼科沙常来到开阔的草原上，找一个谁也看不到他的地方，静寂得像荒漠一样的地方，用他那敏锐的耳朵贴着地面。这时，他似乎听到大地隆隆作响；不知是曾一度在这里飞驰而过的哥萨克战马的马蹄声，还是他自己的心脏由于一种渺茫的感觉而快要凝住时发出的跳动声。他对任何人都未曾诉说过的神秘而宝贵的时刻。午睡时他常逗留在花园里的树丛间，甚至在这里，他也听到某种鸣声，使得他心脏剧烈跳动，而想象已在脑际驰骋。早年，果戈里就爱依傍别人，寻求他们的支持、同情。而当他要抑制这种感情时，就逃开去。有时候，他跑进草原，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在那里凝望天穹，聆听地下的声息；这当儿，他是叫也叫不应，找也找不着。有时候，他又在家里守着母亲，祖母，寸步不离；此时他埋头于平淡无奇的日常事务诸如绘画、给地图着色帮妇女绕线，显得温和、听话、沉静、亲切。孩子很多，父母该操心的事儿也很多，另外，父母亲还时常到基宾采去，他们并不经常把尼科沙带在身边，于是孩子只好一个人独自消磨时光。他

童年时所渴望的温存并没得到满足，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他还为此作了理解性的辩白。就这样，尼科沙习惯了孤独；只身独处的孤独和在人群中的孤独。这就造成了他含蓄而内向的性格，但是，这性格能使他专注于自身，也能使他自得其乐。十岁以前，他和弟弟伊凡非常要好，但彼此禀性不同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尼科沙的苦闷和无聊，往往会急速地转化为行动，他会突如其来地发泄一通，或若有所悟地兴高采烈，或搞点恶作剧；而伊凡却似乎总是在作梦似的。这时尼科沙只好去找其他的对话者，这便是花园、水池道路和草原……稍后，他的邻居和同庚萨沙·达尼列夫斯基参加了他这种孤独的闲逛。果戈里与他一见如故，而且成了他毕生的莫逆之交。果戈里终生难忘的是：有一次，萨沙突然站在他的床前，他那亲切、善良、活泼的黑眼睛，透过泪花，深情地望着他。尼科沙那时在发烧，他病了。床前的小桌上有碗酸蔓果，尼科沙请他尝一尝，萨沙彬彬有礼地拿了几个。这善良、亲睦、同情的举动，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成年以后，果戈里总是用“我最知心的人”、“最可爱的人”、“兄弟”这些词来称呼自己的朋友达尼列夫斯基。果戈里对他的感情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即使达尼列夫斯基使他受了委屈，或者对他保持沉默，态度冷淡，

他也能原谅对方。当果戈里在遥远的异国旅行时，他怀念达尼列夫斯基，给他写了不少无比温存的书信。他们一起度过中学时代，一起在彼得堡经受了默默无闻的处境和考验，他们一起离开俄罗斯，但是即使他们彼此分离，他们的心却紧紧相连。也许，这是不平等的友谊，是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友谊吧？但是，他们彼此的感情是平等的，始终不渝的。在友爱中，一切人都一律平等。

他们一起在瓦西利耶夫卡附近散步，一起迎接节日，一起在圣诞节的前夜和化装的人们闲逛，一起描画送给父母亲的礼物——书里的小插图、素描画、风景画；还一起幻想为祖国服务。

果戈里家中别看有四百个农奴和上千俄亩土地，但过得并不富裕。这当然不是那种食不果腹的贫穷，相反，温饱不成问题，而且吃得大方。他们的贫穷在于没有钱花，在于手头缺乏现金，因而不能按期缴纳人头税和付清监护院的提成费，不能穿得体面一点，也不能把油脂制的蜡烛换成蜂蜡制的。父亲节约着每一个戈比，他去卢布内治病时写给妻子的信充满了对金钱的忧虑。小时候，果戈里便羡慕那些比他穿得阔气、并拥有轻便马车或四轮马车的同龄人。虽然小，但他已经有了成年人的感受了。果戈里告诉朋友说有一次，他父母亲都出去了，他